

历史漩涡中的蒋经国

刘 红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历史的漩涡把蒋经国卷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只因他是蒋介石的长子，依靠特殊的家族背景，使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该书作者依据大量的档案材料、历史资料 and 参考了海内外新发现的资料、回忆录等，描写了蒋经国复杂的一生。从乡间少年、异国漂泊、从政实习、布置逃台、顺利接班，到美台断交、突然去世，以鲜为人知的材料对其作了详细地描述和评价。有初时为追求真理而奔波，又有与其父蒋介石站在一个立场，逆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敌；对他振兴台湾地区经济和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给予了充分肯定。该书对了解蒋经国其人是一本资料翔实、富有可读性的书；对研究台湾 40 多年的政治、经济和国民党的历史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目 录

溪口	母亲	乡间少年	———	1
上海	苏联	异国漂泊	———	16
江西	重庆	从政实习	———	36
外交	访苏	败打“老虎”	———	58
黄金	西昌	布置逃台	———	86
“主任”改造		接班实习	———	104
“部长”访美		接班之路	———	152
经济“院长”		顺利接班	———	169
开放	弄权	上台“新政”	———	204
“选举”冲突		美台断交	———	231
组党	解严	开放探亲	———	255
“传位”病变		突然去世	———	274

溪口 母亲 乡间少年

蒋经国最后成为国民党的一代领导人，领导国民党达 13 年之久，同时还是偏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六、七两届“总统”，可他 13 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前，还是个基本上未接触过现代文明的乡间一少年。

1909 年 5 月 7 日（农历 3 月 18 日），蒋经国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6 岁时到武山学校读书，次年蒋介石为儿子聘请顾清廉老师主讲四书五经。老师对学生的评价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喜欢读书，喜欢翻阅小说，是蒋经国保持终生的生活习惯。11 岁时蒋经国又拜王欧声为师。1921 年初，12 岁的蒋经国到 15 年前其父读过书的奉化县龙津学校求学，接受新式教育。6 月间祖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早就计划让大儿子到上海去读书，增长见识，只因母亲和妻子毛福梅担心经国小小年纪就远离家乡会吃苦而未成行。现王太夫人过世、毛福梅被休，蒋介石马上着手安排蒋经国的前途。第二年 3 月，小经国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本来作为浙东奉化乡间小镇上出生、成长的蒋经国，家乡、地理、家庭、亲人、友人并未有过多的特殊之处，只因他有一个名叫“蒋介石”的父亲，一切事情都变得复杂化、特殊化了。人们兴趣所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说蒋经国生日有误，有些权威著作也把他的生日推

迟一年，认为蒋氏的生日是 1910 年 4 月 27 日（农历 3 月 18 日）。此意是说蒋介石已在 1908 年 3 月间去日本留学，至 1911 年 10 月才回家，蒋妻毛福梅却在 1909 年 4 月 27 日生下蒋经国，显然不是蒋介石之子，以此来和“蒋纬国非姚怡琴与蒋介石所生”的说法相呼应，证明蒋介石无生育能力。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国民党当局所修的史书上，均肯定蒋介石为 1908 年 3 月去日本留学的，那蒋经国又出生于次年 5 月 7 日，从怀孕、生育时间上推算，相差近 4 个月，蒋介石又怎么会有经国这个儿子？

事实上蒋介石于 1907 年冬考上日本士官学校，次年 3 月与张群等同期学友 60 人一起经大连去日本东京，进入日方特意为到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预习，期限 3 年。该校虽是采用陆军的管理规范，进行基本的军事常识教育，可主要进行语言培训和文化知识教学，故跟民间学校一样有寒暑假。再说当时中日间出入境只要一张船票，不需任何过境手续，已结婚数年的蒋介石利用假期回家探亲实属正常，史书上也有过他在其它时间回家乡的记载。既然如此，怎么能排除他在赴日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回国与妻子团聚的可能性呢？史书上也没有必要把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全部记录在案。因此，蒋经国为蒋介石之子，生日为 1909 年 5 月 7 日，并未有误。

退一步讲，蒋介石果真没有生育能力，至多不符合中国封建文化中“无后为大”的孝道思想，并不说明其它问题。蒋介石如果没有儿子，能把他人之子视同己出、抚养接班，这又该如何评说蒋家的“父子情”呢？再说，在讥笑蒋介石无生育能力的同时，却伤害了另外一位从未出过远门的乡间妇女、蒋介石的前妻、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女士，似有欠妥之

处。

二是关于奉化、溪口风景的政治化：国民党的官方传记作者，只要说到蒋经国的家乡，莫不对溪口附近的山水草木大发感叹，说什么奉化一带山明水秀、地灵人杰、贤哲英彦之士历代层出不穷，为此求证出这是龙的故乡，是真龙天子的诞生地。

说它有“道理”，因为小小的溪口镇出过国民党政权的两位总统、两位党的首脑，周围地区也出过不在少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小镇几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似乎真是“地灵”。说它没有道理，一切“地灵”皆因有了蒋介石，有了为蒋介石捧场的文人。蒋经国的出现则是靠接收父亲的政治遗产，无“地灵”、“人杰”的色彩。事实上谁都明白，溪口镇四周的风景确有不小的旅游价值，可如果没有蒋介石，恐怕不会象今天那样出名。溪口出了蒋介石，从“名人地缘学”的角度，固然是当地的一种“骄傲”。可因为有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把自然风光加上政治色彩，描绘出一种“神”自山出的仙境，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对这类作法，人们只会报之以蔑视和讨厌。

说到溪口镇，一位香港名作家写道：“就是这座小镇，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三度（指蒋介石三次下野后均回到家乡‘隐居’，遥控政局）成为中国政治动力的中心，或部分中心。特别是民国 38 年春（1949 年）的那几个月，这里名符其实的成为‘南朝’首都，冠盖往来，络绎不绝，这种历史异常现象，为中国整个历史所仅见。”“现今溪口镇只有一条街，路面宽阔，街道整洁，大约三、四百公尺长。右临剡溪，左侧屋宇栉比，有商店，也有住户。同一般江南小镇来比，它不算特别繁荣，但山区能有此镇，也不大易了。最难

得的是，一脉崇山峻岭间，竟出现一片旷广平原，风景又如此绚秀，可为异裁。”

说到蒋家旧宅，作家写道：“靠街尽头的溪口小学，是三排门形的平房，规模不算小。……出学校数十步，达蒋家故居。才进门，见一长方院落，通过外面房舍，扑眼是‘素居’。进入本宅大庭院，院作四方形，正厅高悬‘报本堂’黑匾，内祀供蒋公（介石）的列祖列宗的灵位。正厅、前厅、两侧厢房，均修葺一新，油漆焕然，连屋檐上饰雕的福禄寿三星及双龙也刷洗重整，光彩耀发。这座邸宅给人以庄肃安静的感觉。以蒋公当日权势，此宅算不上特别富丽堂皇。但作为一个山区小镇宅第，自然是相当突出了。右厢房外矗一小楼，名曰‘一人梯’，传为蒋公燕寝处，楼梯仅容一人上下。这是为了特别警戒，也为了显示朴素。楼右侧一排平房，中有空院，那是警卫室。如以一些大地主庄园说，它们不知比这座‘素居’要阔绰豪华多少倍。若拿蒋公那座‘一人梯’小楼寝室说，窄小得几乎象儿童玩具了。……离‘素居’不远，近剡溪滨，筑一幢小洋房，是蒋经国先生寓所。楼上楼下各三间，房子很小，外形亦极简朴。”蒋府旧宅的规模、设施，同蒋介石的南京黄埔路官邸、中山陵美龄宫、庐山美庐、台北士林官邸、蒋经国的大直官邸及散布各地的行宫、行馆比起来，当然要差得多，因为奉化溪口并非长住之处。再说蒋介石回溪口，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要过家乡生活。建筑设施如过分洋化，则会减弱家乡特色，淡薄家乡味，所以蒋宅基本上一直保持蒋介石离家求学时的状况，这样更有诗意，更能引起主人的流连和回忆。

说到溪口风光，有人根据史书的记载进行统计，从周朝到近代，奉化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古迹有 100 多处，颇有“山

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远远超过现存的旅游点。蒋经国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曾陪同其父、其弟纬国游遍奉化四明山水，游完后记下了溪口附近的主要风景点：“（1949年）1月23日侍父亲游藏山公园，山水幽丽，心旷神怡。复至乐亭旧址，伫立武岭潭畔。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27日攀登武岭山巅。29日（大年初一）游武岭公园，并到宁波城内金紫庙祭祖。31日游览涵斋，复登江口塔山寺和小灵峰。2月2日游日岭，县城孔庙，以后又到法华寺、育王寺、天童寺、御书亭、冷香塔苑、石仓、龙潭等名胜。”

爱好写抒情文章的蒋经国，曾在《危急存亡之秋》一书中，详细记下溪口名胜雪窦寺、妙高台、千丈岩等处的由来和景色。书中写道：“雪窦寺，四明胜景也（奉化属四明山区）。寺建于唐会昌元年，咸通八年重修，赐名‘瀑布观音院’。光启中为贼裘甫所毁。常通僧来自宣城，领众开山。宋真宗咸平二年，改称‘雪窦资圣寺’。仁宗尝梦至名山，诏图天下山川以进，被览及于雪窦，恍与梦合，特敕赍其寺僧。淳祐四年，理宗御书‘应梦名山’四大字赐之。人杰地灵，雪窦遂见称于世。寺宇几经丧乱，无复旧观，今所存者，亦觉简陋；而其所以为游人向往者，盖以其为盛唐古迹及天然景物之奇丽也。兹录唐名士方千《游雪窦寺》诗，可见一斑：‘登寺见盘道，人烟远更微。石窗见秋海，山雾暮侵衣。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谁能厌轩冕，来此便忘机。绝顶空王宅，香风满薜萝。地高春色晓，天近日光多；流水随寒玉，遥岭拥翠波。前山有丹凤，云外一声过’”。

“午共方丈素食，复登妙高台，飞阁凌空，一望无际。……循崖下，直至仰至桥，观千丈岩瀑布。自雪窦山麓至巅，高可十里，四山环合，中有平田数百亩；至者忘其为

山。左右各出一水，至西南山缺口处，合流为瀑布，绝壁千仞，故名‘千丈岩’。水至半壁，阻于突石，飞洒若雪花；复聚泻为瀑布，雄伟奇丽，日光辉映成五彩。到此心神怡逸，几已不觉此身之处于乱世也。王安石观瀑诗云：‘拔地万重清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情景交融，妙笔生花矣。”在这里且不论蒋经国的散文功夫如何，却也写出了溪口名胜的概况和特色。不管“景物奇丽”，还是“地灵人杰”，如今溪口风光依旧，又胜过旧时。只是沧海桑田，人事变迁巨大，蒋家父子已过世台湾多年，“地灵人杰”已成旧话旧事。

三是关于蒋经国家世的传说。得到蒋经国认可的《蒋（介石）总统年表》描述蒋家家世时是这样说的：始祖曰伯龄，乃周公第三子，封于蒋国，其子孙即以国名为氏。汉代蒋氏子孙迁居杜陵。至哀帝时，有蒋诩，出任兖州刺史。诩传四世至澄，由杜陵南迁阳羨湖。再传八世至晋时蒋极，转迁浙江台州。又 20 传至五代蒋显，任四明盐官，始居宁波城内采莲桥，人文蔚兴，为甬上望族。元末，蒋氏已迁奉化；至于溪口一支，则仕杰公明末始卜居于此。复 12 传至蒋经国上四代。这样，蒋家上挂周朝周公，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悠久的宗族，门第高贵，天生福人，蒋经国生来就有王侯将相之血统。

众所周知，对于蒋家家世还有另外的说法。一说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是河南许昌襄城镇郑庄人，后随改嫁蒋家的母亲来到溪口。一说蒋经国的祖父死得过早，蒋介石是其母亲与雪窦寺和尚的产物。这样的话，蒋介石实为草民的传人，蒋经国也就缺少一再炫耀的“悠久的家世”。

事实上，一个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是好是坏，欣赏他

的人和反对他的人，最好不要从“先天”、“先人”方面做文章。出生是否高贵或低下不能作为评判某人的依据，否则就趋于庸俗化。蒋经国和他的祖母、父亲、弟弟的身分被人质疑，确实为现代名流之家中所少见。这一事实说明蒋家的特殊和神秘，又不为天下人所接受也。其实，蒋经国的家世本来极为一般，自清代以来，一直住在溪口，世代务农，消费水平为自食略有余，故家中人都能读书识字，在当地也算书香门第。从曾祖玉表起兼营商业，开有玉泰盐铺，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溪口地处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盐铺又地处镇上热闹之地，生意还算兴隆。这种状况和家庭在旧中国不少，蒋家与其余农商结合之家无多大区别。

自1907年，蒋介石离开家乡，考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蒋家就慢慢开始脱离“一般”，步向全盛时期。蒋经国出生时，其父正在日本习武，并加入同盟会。小经国1岁时，其父结识了孙中山。2岁时，其父参加了辛亥革命中上海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3岁时，其父收买凶手，杀害革命党领导人陶成章。4岁时，其父参加“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攻击江南制造局之战。5岁时，其父担任沪宁区讨袁军第一路司令和东北军参谋长。6岁时，其父参加上海地区的军事倒袁活动。7岁时，其父在袁世凯死后代表孙中山北上观察政局。8岁时，其父在上海响应孙中山建立广州军政府和北伐计划。9岁时，其父出任粤军司令部作战主任、第二支队司令。在以后的6年间，蒋介石虽说在粤军中任职，可并不安心，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争权夺利，最后被排挤出粤军。在粤军任职期间，蒋介石时常脱离前线，跑到上海搞证券交易和吃喝玩乐。蒋经国10岁时，其父辞职后去日本旅游。11岁时，其父出任粤军第二军前敌

指挥官。12岁时，其父随军进入两广，参加筹组桂林护法大本营的工作。13岁时，其父出任讨伐叛军陈炯明的东路军第二军参谋长。14岁时，其父兼任护法北伐大本营参谋长，并率领国民党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访问。15岁时，其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此，溪口蒋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家庭之一，蒋经国就是在这特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至于，把蒋家的家世说得再“好”，数百年来，它也只是个种田和小商之家，蒋家的名声起自蒋介石的崛起。把蒋家的家世说得再“坏”，蒋家的名声还是起自蒋经国的父亲，如此而已。

四是关于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在家中的地位。影响到毛夫人生活的因素有三，第一是和蒋介石的关系。其与蒋的结合完全是由蒋的寡母王采玉所定，结婚时男方15岁、女方19岁。其时，虽然毛氏正值妙龄，可比丈夫大4岁，她的丈夫如果只是蒋家店铺的继承人，毛女士完全可以成为蒋家的好媳妇，也可成为丈夫喜欢的眷属。岂知结婚后的最初5年，由于蒋介石年龄尚小，对夫妻、家庭生活认识很肤浅，因此两人之间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真实感情可言。婚后第二个五年，蒋介石远离家乡，先后去县城、保定、东京等地求学习武。外面的大千世界、都市生活远远超过了溪口的“地灵”和风光，使他大开眼界的同时，对乡间女子毛福梅的不满之心也与日俱增。

1911年冬，蒋介石在上海结识姚怡琴后，决意和毛氏终止关系。他在给大舅子毛懋卿的信中诉说了夫妻生活中的“苦恼”：“十年来，闻其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

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减之至情，亦生牵累。是者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可怜、本分、勤快的毛福梅，从未得到过丈夫的关怀、温暖不说，有时忍受丈夫的拳脚相加不说，最后等着他的竟是一张休书。两人正式离婚是在1921年11月23日，而这时毛福梅已被蒋介石遗弃在家中10年，儿子蒋经国已经12岁。

第二是和婆母的关系。如果说蒋介石看中毛氏的“本分”，蒋母看中的则是儿媳的“勤快”。毛家在离溪口不远的岩头村，也是半农半商，家境和蒋家相当而偏上。因为蒋介石结婚时，父死已6年，祖父已死7年，再加上同父异母的哥哥锡侯分去部分财产，蒋家家境已经中落，毛福梅可以说是“下嫁”、“低就”。

这位旧中国的民间女子，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恪守庭训，对婆母孝，对丈夫忠，对儿子爱，心灵手巧，做事勤快。对生活中两度过早丧夫、整日诵经信佛、脾气古怪的婆母照顾颇周；对死而不僵、日趋败落的蒋府管理有方，尤其是又生有一子经国，所以深受婆母的欢心。每当儿子和儿媳争吵时，王氏总是护着儿媳，尤其不赞成他们两人离婚分手。就是后来蒋介石带着姚女士回乡省亲，以造成和毛福梅分手的既成事实时，王采玉依然如故，坚决不同意驱毛。由于王采玉和毛福梅的婆媳感情较深，蒋、毛离婚打算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21年6月14日王氏病故，蒋介石才在11

月23日葬母完毕的当天，正式宣布与毛福梅、姚怡琴（此时蒋已同陈洁如同居）离婚。

第三是和儿子的关系。蒋经国作为儿子，从懂事起就对母亲的处境十分不满。1935年1月23日他从苏联写信给生母，信中把生父骂得狗血喷头。他在信中写道：“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你还记得吗？是谁殴打你，抓住你的头发将你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蒋经国从小见到的父亲和母亲的紧张关系、父亲对母亲的恶劣态度，使他一直站在母亲这一边。母子二人的关系相当融洽。毛氏一再领教过丈夫近似残酷的威严，为避免儿子成为丈夫暴戾的对象，一直把儿子拉在身边，不让离开一步。当蒋介石一再要求大儿子外出进城读书时，毛福梅则以婆母不愿意孙子远行为由，想方设法留住儿子。待王太夫人一过世，毛福梅失去保护伞被休去，亲生儿子经国也被送到上海去读书，3年后又送到苏联留学。小经国在上海3年间，母子二人是分离多、见面少，留苏12年间则未见一面。

对于母亲，蒋经国谈得极少。因为说到生母，容易使人想起蒋介石的婚姻史。蒋经国不会忘记自己从小就有“姚阿姨”、12岁时生父又找了陈洁如为妾、18岁时生父再与宋美龄正式结婚的往事。他如果大谈生母，无疑是在贬生父。除此之外，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后，宋美龄已成第一夫人，他就更不好再谈敏感的“妈妈问题”，谈“生母”有贬嫡母之嫌，多有不便，不如不谈少谈的好。

后来，毛福梅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死，蒋经国才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书序言中，顺便提到一下“母亲问题”。他写道：“回忆30年来，始而寄迹上海，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曾用9个月左右的时间，温习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在这期间，努力弥补自己对母亲的不孝之处，带着苏联籍的妻子和儿子孝文、女儿孝章整日陪伴着毛夫人。蒋经国到江西走上从政实习之路后，多次邀请母亲到自己的任所居住，只因毛氏不愿离家而没有成行。1939年11月2日，留在溪口的毛氏因日机轰炸而丧生，死时58岁，与婆母辞世时的年龄一样。

蒋经国闻讯大惊，星夜赶回，一进门就抱着母亲的遗体嚎啕大哭。因为战争期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墓地，无法建造陵墓，由俞飞鹏作主把死者葬在她生前念经的摩诃殿北隅（今溪口小学操场一侧）。蒋经国在母亲遇难处立下一石碑，碑文是：“先慈毛太夫人罹难处，以血还血。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经国泣书。”（此碑一度立于溪口小学后门口，后移到蒋经国在溪口的住处院内。）

蒋经国见到母亲突然去世，悲痛异常，为防止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宋美龄有异议，溪口方面丧事从简。蒋经国总觉得对不起母亲，赶到江西后，又补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并把赣州东门外的一座桥改名为“忠孝桥”，以纪念死去的毛氏。虽然毛氏的墓地远没有王采玉墓地的规模和气势，蒋经国也没像蒋介石那样写什么《祭母文》，蒋方良也没有像宋美龄那样用一手漂亮的行书书写过《祭母文》，可蒋经国对毛氏的怀念却是出自真诚，出自深深的敬意。他到

台湾后，在出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主持修筑横贯公路工作，特意把一座大桥定名为“慈母桥”，桥头建一“慈母亭”。旁边的《慈母亭记》中写道：“世间惟母心至慈，母爱至真，亦惟母性至为伟大，故《易》称坤德之贞恒，《诗》美母仪之圣善，慈母之于子女，长育顾复，恩斯勤斯，实有罔极难报之德也。”这里面有 20 多年来蒋经国对毛氏的思念，也有他自己未尽孝心的悔恨。

由上可见，毛福梅与蒋介石、王采玉、蒋经国的不同关系，决定了她在蒋家不可或缺的地位。蒋介石不欢迎毛氏，可蒋常年在外，家务事基本不管。大家长王采玉喜欢毛氏，需要毛氏管理家业家务，蒋家离不开她。她是蒋经国的生母，儿子更是毛氏的希望所在。儿子还需要母亲，蒋介石赶走毛氏是不合适的，以后也无法向长子交代。作为毛福梅本人，见丈夫官运日隆，与其离婚回娘家遭人讥笑，还不如守着儿子，在自己生活和服务了十多年的蒋家度过后半辈子。至于“离婚”只是手续而已，多年来两人并未有过多少相敬如宾的日子，毛氏早就习惯了被冷落的生活，所以她依然留在蒋府，没有婆母，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冷清地生活着。对外来说，毛福梅虽然已不是蒋介石的夫人，可依然被人称为“毛太夫人”，全权管理蒋宅的一切。

蒋介石前两次下野回家乡“隐居”和平时回家祭祖，都是由毛福梅接待。只要季节适时，她还会拿出自己的厨房功夫，亲手烧好一碗蒋介石喜欢吃的芋头送上。她没有忘掉蒋介石，对蒋家更是忠心耿耿，毛的悲剧是旧式婚姻的必然结果，并非她的过错，也很难把造成这一不幸的责任归之于谁。只是蒋介石三换妻室，恐怕不是新式婚姻的表现，难怪人们常说他早期生活放荡。至于宋美龄女士，每次随夫到奉

化，见到被自己所取代的原“蒋夫人”毛福梅，不知有何感想？

五是关于蒋经国的童年。蒋介石先后得二子经国、纬国（乳名建丰、建镐）时，在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仅为二、三流人物。但由于他有野心，故对二子抱有很大的期望，正象给丰儿、镐儿取名为“经国”、“纬国”一样，希望二子能够成为“经纬相辅”、“治国卫国”的人才。所以蒋介石尽管很少在家，但对两个儿子的学习盯得很紧，经常写信督促，要求较严。特别是对长子经国，除学习之外，还要他带好同父异母的弟弟。

从保存下来的蒋介石的家书看，提到这一内容的不少。蒋经国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回忆，他说：“记得在民国九年的时候，父亲就要我读《说文解字》，寄给我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来信嘱我读《尔雅》。”“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蒋经国还记得其父曾特意来信要他给纬国弟弟订阅《儿童世界》、《儿童画报》。

蒋介石决意离弃毛福梅时，原以为毛氏会离开蒋宅“丰镐房”，这样弟兄二人将会落到无人照管的境地，因此准备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读书，独立生活。蒋介石写信给经国、纬国说：“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籍慈亲在天之灵也。”

事后，毛福梅决定留在“丰镐房”，13岁的经国还是离

开家乡去了上海，只有6岁的蒋纬国因年小而放在溪口，仍由毛福梅抚养。蒋介石喜欢儿子，对小儿子更加偏爱一些。蒋经国生在家乡，长在家乡，从未跟着父亲出过远门，蒋介石的“战友们”甚至不知道蒋有个大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早期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同蒋经国接触很少，即使蒋介石有时回家，也总是和毛福梅闹别扭，蒋经国为母亲抱不平，怎能与父亲相亲近？与蒋经国不同的是，小纬国在儿时则得到更多的父爱，父子间接触较多，还随陈洁如、蒋介石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蒋经国直接得到父亲的庇护，是在29岁以后。所以大儿子在以后回忆父亲的“慈爱之心”时，只是谈其父是如何督促自己学习四书五经和文化知识的，从不谈其父是如何在生活上关心他的。纬国则不同，他的回忆中就有不少有关蒋介石是如何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及父子同乐的内容。有趣的是，二人在蒋氏心目中的地位，到中、后期则换了位置，老子更多的关心、培植大儿子，有意无意地限制、约束小儿子。

蒋经国回忆童年往事，待他最好的母亲因被父亲休去，又有宋美龄盯着，当然不能再讲关于亲娘的事。谈父亲，又只有“读书”一个方面好谈。于是，他的基本方针是少谈父亲、不谈母亲、多谈祖母。蒋经国曾特意举出祖母生活中的三件事来教育部下。

他所举的一例说：“少年时，先祖母教我，长大以后‘对人手心不要向上’，也就是说不要有求于人，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所举二例说：“记得我6岁的时候，农历新年到了。祖母拿出五升米，叫我等在门口，看到贫困的同胞过去，就给他们每人一碗。可是我并没有完全照祖母的吩咐去做，我对每